

獨幕劇

越抓越少

彥夫作

華北新華書店發行

廖夫作

越

抓

越

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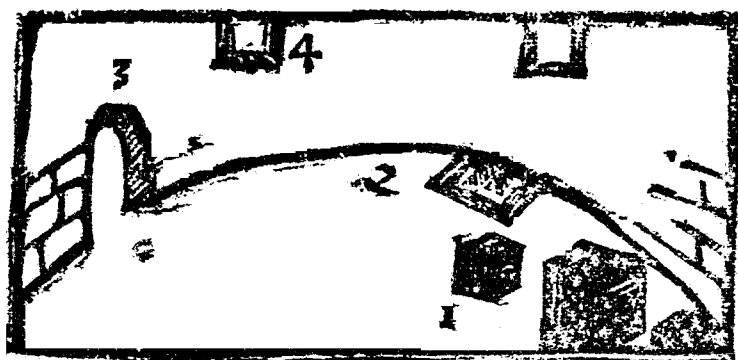
(翻幕獨)

新北新華書店發行

定價六元

一九四五・十二・

游 戲 台 券



▲ 說 明 ▼

1、石桌石凳。

2、樓口。

3、小門通堡外

防台。

4、牆眼。

越抓越少

時間：一九四五年十二月。

地點：衛輝附近。

佈景：一個碉堡的最上層。（詳見舞台設計）。

人物：李排長：奸險粗魯，國民黨特務份子。

陳班長：懦弱無能。

兵甲：兇惡野蠻，一個壞蛋。

兵乙：曾經是一個船夫，愛說話。

兵丙：老好人。

兵丁：十六歲，天真。

以上全勝國民黨三十二軍。

壯年一人。

幕啓：（兵甲、兵乙圍着石桌，正在賭博，吆喝之聲時伏時起）。

甲：（向碗中丟骰子）來一個滿堂紅！（從碗中拾起骰子再丟一把）拿錢來。

乙：（一看骰子，見甲輸）眼花啦，眼花子，兩個大六一個幺，拿過來吧，又是一個子。

。（從甲面前拿過票子）。

甲：你狗會的真是好運氣，老子還不認輸，看你的吧！

乙：（丟骰子）六六六六六！（看點子）看！說啥來啥，再拿來！

甲：甯忙甯忙，看清楚再拿！

乙：看吧！三個骰子臉，青天大白日，誰還能騙了誰，別看咱這一雙眼，拿來吧！輸一個子都心疼，咳咳！

甲：毯毛，輸了就輸了吧！談的毯毛，反正輸的快也來的快！（從懷裏掏錢）。

乙：咳！掏老本啦！你他媽的永不缺錢，又不知從那兒奇鬼來的，一天不是截路，就是放槍——

甲：你管得住老子，明給你說：前個，在路上碰見個賣花生的，我只把槍栓一拉，馬上就送來了三百多，又一次，是夜個，我去前面那個村上閑串，走進一家，有一男一女兩個人正在炕邊上數錢，像是剛贏了糧食回來，我一進門，「咋哦，那年青夥子摸出門就溜了，我得了五百多塊，還把他媽××了一頓，雞脫太老……」

乙：你他媽真是喪盡天良，你有娘老子沒有？

甲：好好，你是好人，天下第一個好人，良心在褲襠裏裝着哩，就是這麼回事吧！再來再來！（拿起骰子，大聲喝）三個六！（兩人正要得熱鬧，忽聽外面「碰」的一聲槍響，兵士丙持槍從左門退入！大家都吃一驚！班長，及兵士亦從右門入！）

衆：什麼事！什麼事。
丙：那……那……八路軍！八路軍！（大家一齊從右門擠出。）

癩：在那兒！在那兒！！

丙：那不是！那不是！你看你看，看見了沒有？那一動一動的！

甲：屁，那是個小樹，風一吹，當然是一動一動的——

衆：對對對，就是，就是，哦——嚇人一跳。

乙：（一邊進門）輝縣人就是胆子小，比老鼠胆兒還小！

丙：（辯）你胆大，你胆大，外面風這麼大啊，怎能看得清？塵土滿天飛啊，人眼都給迷住啦！

乙：看不清就隨便打槍？

班：算啦，算啦！小心一點也是對的，這兩天八路軍活動得頂厲害。

甲：再說八路軍也沒有長着翅膀呀，一下就飛到跟前啦，咳！嚇成那樣子！

丙：你說的？班長說的對，呵！小心點總是對的呵！周圍都有敵人呵！咱們這幾個人啊，能頂個啥呵，（兵丁學丙同時來了兩個「呵」大家都笑了。）

班：快去放你的哨，不說啦！反正也要小心，也要胆大。

（丙從左門退出，甲乙仍賭錢，班長和丁喃喃從右門出。）

甲：來家來！再來一陣！

乙：我不來了！

甲：不行，不行，贏了就不幹了，天下沒有這麼便宜的事。

乙：我不想来啦！你要怎麼樣？

甲：把錢還給我（解皮帶）

乙：想得倒好。

甲：至少還一半，要不老子就揍你！（打乙）

衆：（勸）你輸了還打人？

甲：你管得着老子？

班：（從右門上）排長來啦，排長來啦！收拾了吧！

（甲乙趕快收拾骰子和碗，整理衣帽）

（李排長手裏搖着馬鞭，慢步踱上來，大家喊「立正」！李點頭讓「稍息」！）

李：怎麼這樣個刮風天，都在屋裏幹什麼？

班：報告排長：我正在教他們唱匪歌哩！

李：很好（少停之後）那寨子修的怎樣啦？

班：正叫他們加工趕造，——張得勝（呼甲）去看看叫他們手脚放快點，做結實，按圖

來的尺寸，多高多厚一點都不許馬糊，多用大木頭——

李：告訴他們，不要可惜，見大膽就鋸——

甲：是（立正）！

班：快去快去（揮手）！

甲：回來！要是有人不守規矩，偷懶，你就用鞭子狠狠的給我抽他個龜孫，要是太搗亂

，就給我敲他一兩個，懂下了沒有？是我的命令。

甲：是，排長！（下，乙也隨着溜下）

李：你看幾天可以完工？

班：（立正）出不了三天，排長！

李：總共起有多少工？

班：（立正）一百多，排長！

李：（踱步子）隨便點吧，陳班長！稍息說話（自語）一百多工都是青年小夥子？

班：老老少少都算在內了，年前人都跑光啦，以前這地方是八路軍的老窩子，老百姓腦筋都壞了，就那些老頭子也不安分，今早晨跑了二三十！

李：噫：你們要小心，你們後面有三條路通獨堡、崗哨加緊，操他媽的這些傢伙說不定都會騷動起來的。

班：我已經告訴他們了。

李：我們在這裏還駐一個短時間集中力量清剿奸匪！

班：敵情怎麼樣，排長。

李：四面都是土匪，說好聽點吧，叫他們八路軍，不過，我們要鎮靜，看樣子，敵人好像還不敢攻擊咱們。

班：不願意攻擊咱們？

李：不敢攻擊咱們！

班：哦哦，我聽錯了。

李：（一邊踱着）陳班長，如今最重要的問題是防止士兵開小差，這事情討厭的很，班、二班，昨天晚上都有跑的，你們呢？

班：（怕！）……

李：說實話沒有什麼。

班：也跑了兩個。

李：幾時來？怎麼不報告？

班：也是昨晚上的事，正打算給排長呈報呢。

李：是那兩個？

班：都是本地人，一個是前天在車站上抓的那個賣油條的，一個是上回給團部送鹽的那個小伙！

李：（變臉色）這是你的光榮！

班：（怯）我知道這是我的錯誤，排長！

李：（耳光）你是幹什麼的？操你個祖宗！

班：……

李：抓！抓！抓！你們自己想辦法，反正得把人補夠。

班：是，排長！

李：（換笑臉）陳班長，你也許覺着我太嚴格，爲了大家我這是應該的，要知道，治軍

必須嚴格嚴明！

班：是，排長！

李：你的服從性很好，但光知道服從是不夠的，還應該有很強的責任心，就像我，天這麼冷，風這麼大，因爲八路軍，這兩天活動的很厲害，我三翻兩次的出來巡查，就是長官不那麼吩咐，我總是主動多於被動，正因爲這樣，上級特別信任我，團特派

貴特別看得起我，在同事中間，有很多是一塊和我在後方受過訓的，可是只有我升得快！這就因為我不但懂得服從，忠實，還懂得實幹，苦幹，硬幹，隨時體會長官的意圖，（邊說邊踱，突然回頭見班呆站着）陳班長，你聽懂了沒有？

班：懂！排長！

李：（好笑，拍班肩膀）陳班長，沒有什麼，知道改過不為過，你還年輕，只要好好幹，將來到北平以後，我想辦法給你弄個女人，先發你二三個月的餉，弄上一身呢子軍裝，要是做事有成績，我還可以呈報上級，提你一把，——喂！你怎麼老是繃眉頭呢？有什麼發愁的事呢？要是心裏很悶的話，到我那裏坐坐，大家喝喝酒要要！

班：沒有什麼，我聽着排長的話！

李：不要顧慮太多，像咱們這樣一個礮堡，嫻來個巴子憑他八路軍那兩桿破槍，他是不敢來的，至於將來嗎？平漢路一定要打通，馬頭鎮上的事情，不會再有第二次啦！班：我覺着如今的隊伍不好帶！

（李排長正在房裏踱着，忽聽外面傳來叫罵聲。）「老百姓就是賊骨頭，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一定都和八路軍有勾結！」鞭打聲及羣衆的悽慘呼叫聲：「老總呵！饒了我們吧！」

李：（走至門口）張得勝！張得勝！上來！上來！（轉頭對班）張得勝這個人還是很有用處的，也能幹，也肯幹，以後可以叫他多做些事情！（甲上）班：是的，他幹的精神是很大的。

李：這就叫做硬幹、苦幹、實幹，（轉向甲）有人搗亂沒有？

甲：有兩個老頭子撒懶，我正在教訓他們呢！

李：很好，你這個弟兄很忠實，在這個班裏除過陳班長大概只留下你是個老人手了，圖

北過來的是不是？

甲：是，排長！

李：那就熬整兩年了，陳班長，你要多多照顧他才是！

甲：是，排長！他好像不缺什麼。

李：那就很好，張得勝！

甲：排長有什麼吩咐。

李：你到那修寨子的人羣裏，揀那年輕力壯的抓他幾個來當兵。

甲：報告排長，都是老的老，小的小，沒有一個壯年人！

李：你到那老的中間挑，反正差不多就行。

甲：怎麼個抓法呢？排長！

李：傻瓜，這就看你的辦法了，只要抓進個幾來就行，陳班長！你說是不是！（手帕擦

嘴笑）。

李：是！大家想辦法——快去吧！張得勝！回來排長有賞！（甲下）

李：（見甲下）這是一個很順手的辦法，陳班長！你看我雖然責備你，但我也能替你想

辦法。

李：是！我很佩服排長的智謀。

李：其實，你應當比我更操心，拉得多了，都是你的兵啊，以後盡量要多弄人，補夠數，另外還要小心再小心，防止他們在一塊談話，要知道，除過張得勝，都是三個月的新兵啊！懂不懂？

班：懂，排長！

李：可是對待他們的態度要注意，處事待人要圓滑，吃了菜還需要喝湯，不要光啃硬骨頭，懂不懂？

班：懂，排長！

李：這方面你平常應當多用心，是用不着講的，昨天晚上那兩個爲什麼跑的？

班：不知道，排長！

李：所以說你應當在這方面用心，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不行的！嚟！（止步）我倒忘了，還有件事情要去辦，我還是很忙的，哦！我來這兒有多大一會啦？

班：至少有二十分鐘！

李：走了，待一會再來（至門口）喂，還有，這幾天不准隨便准假，誰要出外，一定要經過我！

班：是！（排下！班送下）

（兵士丁、乙，從右門入）

乙：（對丁）聽他的那一套，嘴裏說的冠冕堂皇，滿肚子男盜女娼，拉了人家老百姓兩個大姑娘，整天在屋內哼哼唧唧的。

丁：哼！我看咱這一排人，數他好種。

乙：小聲點，（走至左門）河南蛋！你又在外面哼嚀啥哩，又想起你那个人啦？進來吧，天這麼冷，咱們籠一堆火燒烤（指丁）小剃頭的，下底下弄點柴去，（丁下）進來吧！別那麼胆小啦，八路軍儘管找咱的麻煩幹什麼，（丙抱槍入，丁拿柴上，三人燒火）「三九天，凍破磚！」老百姓家裏早就搭起火啦！

丁：嘖！快過年啦！不知家裏的人這會正在幹啥哩，也許正在包餃子。

丙：小王出來多少日子啦？

丁：上月初五來的，你算算。

丙：四十多天啦！

乙：你呢！河南蛋？

丙：比他早廿多天。

乙：咱比你倆都來得早，如今快三個月啦！

丁：你家是那的？

乙：黃河南哩。

丙：咱這還數小王離家近呵！就是前面那個莊是不是呵。離這三里多路。

乙：家裏還有幾口人？聽說你和你哥開了個剃頭舖。

丙：你爲啥出來當兵呀？

丁：俺和俺二哥在街上開了個剃頭舖，那天隊伍從街過，剃了頭沒給錢，臨走還把俺爺兄倆抓來啦，家裏還有四口人，老爹老娘還有倆小妹子。

乙：你哥哩？

丁：拉到八十五軍啦。

乙：八十五軍（沉默一會）你啦！河南蛋。

丙：別提啦吧，咱才真倒霉哩，那天俺舅過年，俺提一籃子饅去舅家，剛走到獲嘉城邊，碰上兩個老兵說是：「走走走，你一定是八路軍的探子？」一籃饅吃個精光，連人也拉來啦，俺娘七十多啦，只有俺一個，現在不知哭成啥樣了！

乙：都別說啦吧！說起來還數我苦啦！一家子大大小小六七口，都靠我一個撐船的過活，從早到晚賺上個十塊八塊的，買點米配點菜，一個個都餓的瘦巴巴的，日子過不去，借了一屁股賬，越拖越多，還不起，我這隻眼都給人家打瞎了。

丁：你出來，家裏怎麼辦？

乙：那天，隊伍過黃河，咱忙了一天，過去過來送軍隊，臨了一次，人家說「下來！」把槍一比，咱就跳下船跟人家來啦。（衆嘆一聲）

丁：反正如今人人都想家。

丙：這可不一定！

乙：你別他媽嘴硬啦，一天價悶着頭，臉吊得丈二長。

丙：反正大家的心思大家知道！

乙：你說！你那天夜裏放哨，老半天尋不見你，跑到那兒啦，差一點跑了。

丙：小聲，（指窗門）咱少扯這事吧，（乙上窗門看）。

丁：昨晚跑的那兩個現在不知到家了沒有。

乙：算了算了！（搖手有人來）。

班：（上右門）排長來過沒有？

衆：沒有！（班下）。

乙：走了，走了！（大家都沉默了一會，忽然乙發現丁正在拿着烤的一雙新鞋子）這是

誰給你做這雙鞋？是你妹子來，還是你媳婦來？

丁：這鞋是那會八路軍送我的，是婦救會做的。

丙：婦救會？

丁：以前八路在這的時候，各村都有婦救會。

乙：小聲點，（乙至右門口看，回來坐）說吧！

丙：婦救會是幹啥的，裏面都是大姑娘吧？

丁：媳婦老婆都有，人家一天唱歌，唸書，不准醜腳，要女人上地，給軍隊做鞋……

乙：八路軍裏頭的鞋，都是婦救會做的？

丁：可不？人家八路軍好嗎，不打罵老百姓，駐在你家還幫你挑水推碾，人家還自己種地開荒，吃人家自己種的菜，對老百姓可好哩。

丙、乙：這些事你怎麼不早些說呢？

丁：咱都才到一塊，誰敢說，人家八路軍在這，受苦人都翻身啦，不許放騾打滾利，不許出大租子，俺家原先只有二畝地，如今又買了十九畝，還買了一個小牛，一個小騾。

乙：那排長怎麼說八路軍是土匪呢？

丁：哼，他才是土匪呢！我家的小騾，那天給這邊拉啦，就是他叫拉的，哼，這隊伍

到那裏，老百姓總算沒活頭了。

丙：（對乙）咱那地方，也住着中央軍，如今不知成了啥樣了。

乙：不敢想……（嘆息）

丁：你看咱這一夥人，先不用說排長，張麻子活像個土匪俺弟兄倆就是他抓來的。

乙：十個麻子九個怪，那傢伙真叫人看不過眼。那同行軍，走到一個村，老百姓都跑光了，他進了一家翻箱倒櫃的，偷了人家兩個褲子，一個簪子，兩拐鏢，哼，壞透啦，還欺侮人家的大閨女。

丙：這都是他們老兵幹的事，盡是些兵油子。

（門外張麻子打罵老百姓）

衆：你聽，就不是個人！

丁：咱班裏就班長還是個好人。

乙：有些事班長也看不過眼，不是不敢管人家，是個老好人。

丙：在這地方，老好人吃不開！哎！在這幹事有個啥指望哩，又是自個打自個，打個啥意思哩？

丁：咱往八路軍跑吧！

乙：喝，你這娃娃胆倒不小，少張嘴吧，一句說錯了，就回老家啦，哼！

丙：聽說八路軍恨透咱啦，捉過去，就是一個大坑兩畝土——

丁：你少聽他的話吧，排長的嘴像個屁股！

乙：你可莫這麼說吧，這事情可不一定，你說八路軍爲什麼打咱們，碼頭鎮上一陣仗解

決咱兩個軍。

丙：你說咱爲啥過黃河？

乙：咱是繳日本人的槍呀！

丁：輝縣、獲嘉，沒有日本人怎麼也給人家佔啦！

丙：對啦！那個人也沒有那麼傻，伸長脖子叫人家殺。

（樓下張麻子喊『走！走！媽的屁』三人一驚起立）

乙：（指丙）去站你的崗吧！

丙：我站老大一會了。

丁：該我了，（接過槍，出）

（甲蠻橫的推着壯上）

甲：班長哩，班長哩！

衆：什麼事，什麼事？

甲：這狗窩的不是好東西（打）

衆：怎麼樣，怎麼樣？

甲：一共才百把人修寨，今早跑了二三十個，都是他在裏頭搗的鬼，活動別人團！

壯：冤枉呵，老總呵，咱安安生生修寨子，一句閑話都沒說！

甲：我不信（打）我看你滑頭滑腦的，一定和八路軍有勾結，要不就是民兵。（打）

衆：莫打，莫打，問清再打，你和他有冤有仇？

壯：老總呵，冤枉呵，咱一句閑話都沒說。

甲：說實話，說實話，是不是和八路軍有勾結，你們簡直是土匪，八路軍在這把你們燒壞了。

丁：（從左門躍出向壯）二哥！

壯：（驚喜）噫噫拴子！

丙乙：這就是你哥？

丁：噫，噫，噫。

甲：糊頭的少說話，（推開丁）我不信，明明是一個搗亂鬼像土匪一樣，怎麼就成你哥啦？（又打）

（此時，李、班同上，立乘背後）

乙丙：別忙，咱們弄清楚。

丁：哼！我看你才是土匪。

甲：我是土匪，你哩！

丁：咱們都是土匪。

班：（突上，打丁耳光）胡說，跪下！

丁：班長！（跪）

班：誰教你這句話的？

丁：班長！我說錯了。

李：什麼事？

甲：（使眼色）報告排長，修寨子的民快跑了不少，盡是他在寨頭搗的鬼，說咱們的壞

多啦，抓的人多啦，我就把他帶上來啦。

李：很好，很好，這些東西，換他祖宗的，不說他一兩個是不知道厲害的，（對壯：你是想死，還是怎麼的？搞什麼鬼？）

壯：官長！我沒說半句閑話，跑的人都不是我們村的，是他們自己跑的。

李：不要說得太好聽，（對甲使眼色）去！再下去看看，看還有這樣的人沒有？都給帶上來，這才一個，明白嗎？

甲：明白，排長。

李：去去（姆指向後，甲下，李至丁跟前）小圈子，你說誰是土匪？

丁：排長！我說錯啦。

李：哼（對衆）大家注意，聽我說，我問你們，天氣這麼冷，爲什麼我們不到北平去享福呢？就是因爲土匪八路軍，這些東西們擾亂治安，我們要徹底剿滅他，可是大家不要害怕，（指壯）這些東西不過是些烏合之衆，成不了大氣候，還有，這幾天，

不管誰，不准亂跑，誰要打算開小差，就小心你那個狗頭！

班：排長的話大家記下了沒有？

衆：記下了。（立正）

李：（指壯年）他媽來的屈，你一定和八路軍有勾結，我得好好的教訓你一頓，陳班長，先把他們押起來！（眼色）

班：是，排長！

李：走了。（欲下）

班：立正！

衆：（立正）

李：（至右門口）陳班長，你過來！（班下）

乙：（向班）我看你就在這當兵吧，當兵就沒啥事囉！

丙：我看也就是這麼回事。（班上）

班：解開吧，解開吧，不管怎樣，先在咱們這裏歇歇吧！有話慢慢說。

乙：（解繩）班長，這是小栓子他哥哩？

班：什麼？真的，是他哥？那更奇怪，有你兄弟在這什麼事更方便囉，你們兄弟兩在

一塊多待幾天吧（指丁）起來吧，（指班）坐坐，哦，你吃飯沒有？

班：還沒有。

班：做了一天活了，該吃飯了。（對乙丙）那就這麼吧！你們兩個先領他到下面去吃麵

。（乙丙班下）

班：過來吧！小刺頭的，（摸丁頭）剛才那一下打痛啦吧？

丁：夠受啦！

班：（對丁）你太年輕了，以後說話要小心呵，排長聽見就不得了呵。我倒沒有什麼？

丁：我剛才說話的時候，沒有看見排長。

班：所以說，今天的事還是怪你，（摸了兩轉）娃，如今什麼事，都不能太直性子，不

知道。但是，嘴裏一天還總要說：「八路軍，土匪！」……

丁：班長，我不會那樣。

班：哈哈「不會那樣！」要不我說說你太年輕啦，——噢，剛才你那個哥是幹什麼的？

丁：他和我一塊出來的，給八十五軍抓去啦！

班：那怎麼現在回來啦？

丁：誰知道。

班：現在想家吧？

丁：只想我娘！

班：將來回家見了你娘，頭一句話說什麼呢？

丁：還不知啥時才能回家？

班：這你可就不能怪我了，蔣委員長（立正）是咱們的領袖。（乙丙壯上）

班：吃好了吧？咱們的伙食不算好，老百姓都跑光了，連小米都吃不上！

壯：就好，就好！已經吃好了，班長真是個好人。

班：聽你兄弟說，你不是在八十五軍當了兵嗎？

壯：我是請假回來的。

班：那就不必去了，在這裏不是一樣幹事哩？

壯：哦……說來……也是……

班：好！你們在這兒談吧！我馬上去給你領衣服。（匆下）

丁：二哥，你是幾時回來的？

壯：是夜個，剛回來！今天就被派出來修寨子，我還不知道你就在這個關口！

丙：乙：聽說我們那個弟兄打那條寨子的來！

壯：哦……有兩個老年人頭上打破啦，兩個腿受傷了。

乙：那傢伙就不是他媽的好東西。

壯：嘿……

丁：（機密的）二哥，聽家裏相信說你在前莊，打仗給八路軍捉住了，是不是？

壯：這個……（環視）

丁：你說吧，這都是自己人。

壯：我是跑回來的。

丁：是放回來的吧！（壯笑）

丙：喂！八路軍捉住到底活埋不活埋？

壯：反正我沒有給活埋。（大家相顧一笑）

乙：聽說新八軍過一萬多，如今繳了槍沒有？

壯：（更大胆了）可沒有，沒繳槍，也沒編散，老百姓到處開歡迎會，人人誇獎，如今

都換上了新棉衣，一個個吃的紅胖胖的，臉紅的像個大紅柿！

丁：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壯：人家爲了和平罷，光聽你們這裏的話吧，那天下可就算沒路了，光丟下打共產黨了。

丙：你見有這跑過去的沒有？

壯：多着呢！三十二軍，八十五軍都有。

丙：你說八路軍到底好不好？

壯：我一下也說不來，反正人家裏頭看不見打人罵人，當官的不擺架子，不論伙夫馬夫，只要你肯幹、進步，就給當官，裏頭還有伙伕當司令的。

乙：想回家能不能請假？

壯：你要是過去了，幹不幹都由你，不願幹就打發你走。我這回來，還送了好多盤纏，臨走還吃了一頓肉。

丙：八路軍離這多遠？

壯：往前走不出五里路，就有八路軍的人，那還有我兩個熟人，要是去的話，我可以領着去。

乙：反正打開窗子說亮話吧，胆子小，受一輩子罪，我看也是時候了，咱這碉堡後面有個短牆，翻過去是個小路，要走的話……

壯：先莫忙，先莫忙，要走的話，我先到我家裏去，咱慢慢商量，往後說話，可要謹慎些，風聲出去了，可就沒命了。

衆：知道，知道，其實班長倒沒啥，就怕排長和張麻子知道！

丙：在這幹事一天價挨打受氣的。

乙：老百姓還得罵你八輩。

壯：（樓梯響）有人來，有人來！

班：先穿上這套衣服吧，莫嫌破，將來想辦法！

壯：（穿衣）這就好，這就好。

丙：這不是二班死了的老王的衣服嗎？

乙：他死了，衣服還不讓別人穿？

不：咱們班裏又多了一個兵。

壯：班長，我還有兩個親戚，再過兩天，我也把他弄過來。

乙：那時候，班裏的人馬就更多了，行起軍來，後面跟了一長串！（大家都笑笑）

（大家正在談話，忽聽樓底下有女人聲音：「老婆呵！行行好吧！讓俺去看看俺孩子吧！你們要怎麼樣呵……」及甲的罵聲：「老太婆！走開，你孩子跟八路軍有勾結，不是個好東西，走走……」）「哎喲！讓俺進去吧！你打死我了，哎喲……」

……」

壯：這是娘的聲音。

丁：是娘來看你了。

衆：是你娘？

班：（至右門口）張得勝，張得勝，不要打，不要打！

壯：（亦至右門口）娘，你回去吧！我好好地，明個就回來了。

丁：娘！不要緊，不要緊，俺哥好好地！

班：你下樓看看去吧！（壯下）張得勝太不像樣子啦。

乙：真像個瘋狗。

丙：簡直不是人養的！（大家默然，都爲之不平。）

壯：（上）沒啥，沒啥，我叫她回去啦，拿來一床被子。（放在桌上）

乙：光拿一床被子？

壯：這有一雙鞋，叫打我的那個——哦！那個弟兄搶去啦！

丙：家近了，到底好，凍不着，也餓不着。

乙：好好在這躲吧！

壯：鞋子都拿來了，還不好好幹。

（突然，外邊有「跑跑跑……」——「打死他，打死他！」等喊聲，大家至左門口看，兵甲由右門入，滿臉血跡，撲倒在地）

衆：怎麼啦！怎麼啦？

甲：老百姓……反了……反了！用石頭打我……一齊下手……都跑光啦……

丙、乙：呵呀！傷很重啦！……

壯：這一帶的老百姓，就是有點利害。

丁：誰叫他一天欺侮老百姓，活該！（壯使眼色）

乙：（突然，大聲）好，狗日的好厲害，敢打軍隊，一定和八路軍有勾結，走，咱們去

看看，揍他一頓，都走，都走！（使眼色，丁、乙、丙、壯齊下）

班：你說到底是怎麼回事？（解綁帶替甲包傷）

甲：狗日的，哎喲……這一帶老百姓……比土匪還厲害哩……哎喲……我打算拉

一個上來，他們就一齊下手了……（李突上）

李：陳班長，陳班長，怎麼？遠處有槍聲，唉！這是誰躺在這裏呢？

班：張得勝！

李：怎麼啦？

班：修寨子的民佚打的。

李：（頓足）反了，反了，媽的×這羣土匪！是那個領頭的？爲什麼打？

班：不知道，聽說是一齊動手的，都跑光了。

李：好好，簡直是土匪、反了，爲什麼不多派幾個人監工呢？唉！你們的人呢？

班：都出去鎮壓了，你剛才沒看見？

李：我是從前面那個路來的。

班：（至左門口遠望）你看那不是正追他們哩。

李：可是你看清楚了沒有，怎麼傳管隨着他們跑呢，你看——下坡了，拐灣了，進村了

，嗯，都跑了！陳班長！

班：有！（立正）

李：今天再跑掉一個，我要你的命，（又至門口看）一個也沒有回來！（向班長）操你祖宗的，哼哼，（皮鞭抽）說！你是不是故意放走他們的，說！是不是故意放……

幕在皮鞭聲中急下

10-10-10

4

定價六元

15元